

國學基本叢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九



書叢本基學國

錄要年繫來以炎建

(九)

撰傳心李

行發館書印務商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一

【紹興十有一年】秋七月丁酉朔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爲少保。

戊戌實錄院進呈徽宗皇帝實錄六十卷自元符三年至大觀四年。

庚子。上以臨安旱。蔬食請禱。決滯獄。出繫囚。後二十四日大雨。翰林學士兼實錄院修撰范同爲參知政事。

辛丑。司農少卿高穎罷。以言者論其卑凡也。自此諸大將之客稍稍被罪矣。

壬寅。新福建路轉運判官董將。江西路轉運判官孫邦並罷。以言者論將。邦皆孫近之死黨。自近罷政。而二人者陰懷怨望。至於鼓飾浮言。撼搖軍政。故斥之。給事中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林待聘兼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兼侍講程克俊試給事中。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官朱翌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錡乞宮觀。詔錡疾速赴行在奏事。左武大夫耿著杖脊刺配吉陽軍牢城。先是韓世忠旣罷兵。遣著先之山陽。著與總領財賦官胡紡有舊。爲紡言。朝廷令二樞密來分撥軍馬。紡言。嘗與諸軍議。欲開落走死逃亡之在籍者。著又言。軍中弊倖。雖郭子儀。李光弼不能無。若一日頓革。未必不生事。呂祉之戒。不可不慮。紡奏著鼓惑衆聽。事下大理。故有是命。紡始媚事著等。故亟爲世忠所薦。及世忠罷。紡首訐其過焉。初。天聖閒。立川交子法。三歲一易。令民戶輸紙墨費三十

錢。至是詔增爲六十四。每界亡慮一百七十萬緡。其更易不盡者。亦二十餘萬緡。號水火不到錢。悉令計司取之。以備邊用。

癸卯。言者論旱魃爲虐。蓋州縣之間。有傷和氣者七事。昨降指揮。許江浙折帛錢以十分爲率。紬折六分。絹折三分。綿折五分。紬絹匹八千。緡每兩五百。皆所以寬民力也。而州縣乃盡令折錢。一也。民間積欠稅務。比令分四科隨稅帶納。而州縣應民間七年八年九年積稅。盡令一併送納。二也。諸州軍匠。盡赴軍器所充役。逃病死亡。殆無虛日。三也。此項今年四月壬申已得旨減退。不知何以如舊。頃者鎮江府起蓋倉屋二百餘間。計其費不下十

餘萬緡。皆民之脂膏。四也。頃以國公出閣。勳臣還朝。修建府宅。又興立營寨。爲諸軍老幼歸宿之地。雖不得已。豈免怨咨。五也。頃者復免行錢。既兼收於貧弱下戶。復連及於鄉村下店。民有局鋪而廢業者。六也。獄者人命所繫。長吏或誤殺人。巡尉執平民以爲寇。七也。望特降睿旨。督諸路憲漕。求所以更張蠲免。裁減而禁戢之。勿爲文具。以召和氣。詔分送合屬去處。條具申尙書省。直祕閣陝西節制司參議官王湛入辭。上以御劄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曰。已降詔旨。委卿宣諭諸將。保捍關隘。極力戰守。如有建立奇功。當加不次之賞。今遣湛申諭朕意。併令面飭諸將。又賜知金州兼節制陝西軍馬郭浩詔書。俾徧諭諸路舊臣。使爲內應。詔林待聘所草。

甲辰。直顯謨閣提舉川陝茶馬馮康國奏。近聞敵在長安。三月二十三日晝晦。油酒變色皆白。兵刃出光。

焰涇州雨沙旱災相仍赤地千里上曰景象異甚天變示人殆不虛也自古無文德而有武功往往非國家之福而敵好兵嗜殺肆爲無道不畏天不恤人其能久乎朕當修人事以待之耳御史中丞何鑄入對復論資政殿學士孫近之罪以爲近自罷政以來每對客談卽云緣與陛下與秦檜議邊事不合遂致勾祠而去一時好事之人往往傳爲口實且如茲者延登勳臣置在樞筦此皆成算素定億姓均權顧近何爲而云不合揆近之意不過掠虛美於一己嫁實怨於君上欲望將臣日所論近章函行頒降使天下之人知近果爲懷私異議而去初不爲陛下與秦檜議邊事不合而去也則天下之所以爲觀聽者勿惑矣從之尚書兵部侍郎張宗元充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浙西沿海制置使代仇愈也朝廷始聞王法恩事故亟罷之愈亦乞奉祠改提舉江州太平觀

愈得祠在是月己酉

樞密院張俊上從軍死事將校姚端

等九百三人其七百四十七人共官其子孫九百六十四人餘一百五十六人各賜其家帛二十匹白端

至李青等三百三十人各贈八官至一官並從之

乙巳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岑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全州安置先是度支員外郎李椿年密究岑三郡妄支之數爲錢六十七萬餘緡其間有市馬及銀器供張轡物之歸己者故有是命

丁未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提舉實錄院慶國公秦檜以進書恩遷少保封冀國公

戊申萬安軍編管人溫濟量移潭州用韓世忠奏也濟始以告耿著得罪著既敗世忠乃請遷之

事初見九年九

月戊

己酉命參知政事范同兼修實錄。

庚戌詔實錄院修撰官已下各轉行一官。於是延福宮使慶遠軍承宣使入內侍省都知都大提舉諸司梁邦彥落階官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後宦者除正任自此始。

邦彥除正任日屢不書林待聘內制集有除充詔書云屬者祇設寶冊勒成信書若一時大典而爾

庀職其間咸有賴用則蓋此賞也。答詔在張俊辭太傅胡世將乞奉親孟忠厚辭少保之後岳飛乞罷樞副張中孚辭起復之前以日廩考之忠厚除少保在此月丁酉世將乞奉親在丁未俊除太傅在己未中孚起復在八月戊戌飛罷樞副在甲戌則邦彥除命必在此時今併附降旨之日俟考。

壬子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爵高祿厚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積惰今春敵寇大入疆場騷然陛下趣飛出師以爲犄角璽書絡繹使者相繼於道而乃稽違詔旨不以時發久之不至舒斬匆卒復還所幸諸師兵力自能卻賊不然則其敗撓國事可勝言哉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對將佐謂山陽爲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遠近聞之無不失望伏望免飛副樞職事出之於外以伸邦憲癸丑上謂大臣曰山陽要地屏蔽淮東無山陽則通秦不能固賊來徑趨蘇常豈不搖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咸山陽厭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秦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先是飛

數言和議非計。檜大惡之。

岳侯傳云：紹興十一年，大金約和，上令議和事，便與不便。侯奏曰：金人無故約和，必探我國之虛實。如

年前正約和開，併兵盡舉，張俊不能迎過，其軍大潰，失陷川陝。烏珠、韓常重兵攻淮西，是時韓世忠在楚州，亦無所措，遂求救於朝廷。後無旬日，盡失淮楚，退兵回往鎮江，以拒江爲險，更無前進之意。大概行兵無方略，敵無智勝，賞罰不明，信令不行，兵無鬪志，是以戰之不克，攻之不拔，則敗之由也。如臣提兵深入敵境，殲昌之戰，我兵大捷，敵衆奔潰，前入汴京，當時戮力齊心，上下相副，併兵一舉，大事可成。今日烏珠見我班師，有何懼而來約和？豈不爲詐？據臣所見，爲害不爲利也。此奏不見於他書。按飛自鄜城歸後，烏珠未嘗求和，又其詞拙樸，疑亦未真。附著於此，存其意可也。

飛自楚歸，乃令高論

其罪，始有殺飛意矣。

熊克小麻稱高言飛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也。蓋孫觀撰高墓誌云：耳今日麻載高三章，乃無此語。克又不考而遂因之，今仍載其本文，庶不失實。

詔權尙書吏部侍郎

張宦與外任宦乞奉祠，乃以爲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寶文閣直學士新知明州梁汝嘉落直字。

甲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錡知荆南府，罷其兵。張俊深忌錡與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也。飛請留錡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者，聞除錡荆南，竊謂比之奕碁，此最高著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尙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閒，而錡有威名，爲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妙算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元濟，江陰人也。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魏良臣權尙書吏部侍郎。右奉議郎宋貺爲軍器監主簿。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韋淵乞從便往，外郡尋訪醫藥許之。

乙卯，詔階成岷、鳳、金、商、秦、隴州，永興軍，鳳翔府，州縣官，並依光州已得旨。到任半年，減二年磨勘。任滿遷

一官以極邊故也。

己未。少師樞密使濟國公張俊爲太傅。進封廣國公。賜玉帶。以俊首抗封章。請歸部曲也。俊請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差遣。從之。其後大爲州郡之患。

庚申。詔文武官陳乞致仕身亡。雖在給敕之前。並聽蔭補。用考功員外郎游損請也。上謂大臣曰。士風陵夷。以一官之故。父死匿喪。以俟命。蓋立法有未盡也。朕謂濫與人官。雖害法。其體猶輕。若風教不立。使人飾詐苟得。棄滅天理。其害甚大。況在法所當得乎。損。酢子也。

辛酉。尙書禮部郎中張廣守起居舍。

王明清揮塵錄云。張彥實爲著作郎。秦會之當軸。其兄楚材爲祕書少監。約彥實觀梅於西湖。楚材彥實次其韻。會之見之大稱賞。曰。且夕當以文字官相處。遂擢左史。

再遷而掌外制。按廣紹興九年五月。自著作佐郎遷祠部員外郎。十年四月。遷禮部。又陞郎中。

今年七月。遷起居舍人。十二月。秦梓方除祕書少監。明年正月。廣遷起居郎。明清蓋小誤也。

癸亥。祕閣修撰知臨安府俞陞敷文閣待制。是日大雨。翌日。輔臣稱賀。上曰。朕日來臥不安席。夜半猶未交睫。懼德不類。或政有闕失。每事循省。殆徧。恐旱災必有致之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循其文耳。是月。樞密使張俊復往鎮江措置事務。副使岳飛留行在。以二人議事不叶故也。俊因奏事。乞趣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問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輜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士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諸軍效之。臣今蒙專任。當誠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



薨於饒州。

八月丙寅朔，劉錡入辭，命坐賜茶。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兼閣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劉綱知揚州，主管淮安撫使公事總領節制本路諸州水寨民兵，先是淮東轉運副使陳袞劾帥臣劉光遠歷守眞揚二州，移用公私錢斛金銀雜物十餘萬貫石匹兩，收支不明，詔浙西提刑司劾治，故命綱代之。

光遠之劾，日麻不書，今以十月

二日陳袞乞移差遺狀修入。

左武大夫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都監樊序知楚州。

戊辰，前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禮泉觀使張中孚、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張中彥並特起復，中孚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中彥添差福建馬步軍副都總管，以其丁內艱故也。中孚等力辭，乞依前行在宮觀，許之。

中孚等奉祠，在十二月丁丑。

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朱翌乞祀韓厥於作德廟，仍就

行在所權創祠宇，詔禮部討論如所奏。

辛未，尚書吏部郎中李執試將作監，吏部員外郎劉才邵守軍器監，始除也。上覽除目曰：「凡事必謹始，館職寺監丞乃郎官卿監之選也，郎官卿監乃侍從之選也，凡除館職寺監丞，必擇他日可補郎官卿監之闕者，凡除郎官卿監，必擇他日可補侍從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守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謹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歎，以序遷之，又有不稱職之誚，不可不謹。」尚書都官員外郎施鉅爲吏部

員外部。

壬申資政殿學士顏岐薨於福州。

癸酉左承議郎高穎添差福建路安撫大使司參議官限三日之任令湖廣總領官林大聲優與津發。甲戌少保樞密副使岳飛復爲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既劾飛罪未報御史中丞何錡殿中侍御史羅汝楫復交疏論之大略謂飛被旨起兵則略至龍舒而不進銜命出使則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平日不應至是豈非忠衰於君耶自登樞筦鬱鬱不樂日謀引去嘗對人言此官職數年前執政除某而某不願爲者妄自尊大略無忌憚近嘗倡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搖惑使飛言遂行則幾失山陽後雖斬飛何益伏乞速賜處分俾就閑祠以爲不忠之戒高章四上又錄其副示之飛乃丐免故有是命。

熊克小麻載張俊岳飛皆在鎮江府而万俟卨等論飛罪於是飛上章乞罷以爲萬壽觀使飛既罷而後獨留鎮江爲備按趙姓之遺史今年七月初俊飛自楚州俱還而本月俊再出使飛不行故此月已卯諫疏有云岳飛官屬盡辟充行府差遣飛既不行遂各請宮祠平居無事聚於門下此緣臺諫繳納副本一夕散去以此考之蓋知飛不在鎮江無疑也克實甚誤

乙亥詔諸王之後各以最長一人權主奉祠事不改環衛官先是諸王官教授兼親賢宅講書石延慶援故事請襲封事下禮官乃有是命延慶新昌人也。

丙子保成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仲勰卒於泉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國公。

丁丑徽猷閣待制知廣州陳臺貶秩一等初宜章盜駱科既爲官軍所破其黨鄧寧李定鄺郃等復羣聚

爲寇。詔廣西經略使胡舜陟節制湖廣三路之兵討之。時選鋒軍統制韓京駐廣東。奏留京。乞令免聽舜陟節制。朝論以橐稽留制書。故有是命。

己卯。右朝議大夫直祕閣于鵬爲廣西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右奉議郎黨尙友爲廣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右朝奉郎孔戍爲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左朝散郎孫革通判興化軍。左宣教郎張節夫通判南劍州。岳飛之罷也。鵬等十一人皆奉祠居行在。及臺諫以劾疏遺飛。鵬等聞之。一夕散去。事聞。詔並添差江湖。閩。廣諸州。趣令之任。言者論湖南米斗百錢。請令漕司廣行收糴。時已命度支員外郎李椿年拘收岳飛軍中錢物。乃詔以上供經制錢收糴。俟椿年拘到撥還。詔路允迪家屬量移於衡州居住。以其家言允迪不受金人職事。今被拘囚。與孟庾事體不同。故有是命。

庚辰。故武功郎閣門宣贊舍人濠州兵馬鈐轄統領水戰人船邵青贈武顯大夫。官其家二人。以死事故也。

甲申。上曰。水旱有數。雖堯湯不能免。艱難以來。十餘年間。未嘗無歲。此天佑也。然不可恃。此不爲之備。祖宗置義倉以待水旱。最爲良法。而州縣奉行不虔。妄有支用。寢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賑之。可令監司視其實數。或有侵失。嚴責補還。義倉充實。則雖遇水旱。民無饑病矣。

戊子。殿中侍御史羅汝楫守起居郎。

癸巳。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朝廷委任之意。未嘗有異。而近來妄分彼此。莫相協和。州郡或有闕乏。監司

不肯移那。監司或有措置。州郡不肯應副。如此何以濟國事也。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特起復。世將方與諸將議出師進討。而其母秦國太夫人康氏卒於晉陵。上聞之。詔軍旅事重。不拘常制。日下供職。不許辭避。翌日。又詔世將弟彥博起復。依舊添差提舉兩浙市舶。官給葬事。時金人統軍罕札。希卜蘇合軍五萬餘屯劉家圈。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皆會於仙人原。世將授璘以攻取之策。璘乞精兵三萬人。破此兩寇。收復秦隴。事若不捷。誓以必死。世將以二萬八千人與之。仍命政出和尚原。浩出商州。以爲聲援。璘閱兵河池。以新戰陣之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遇更替則以鼓爲之節。騎出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兵退。謂之疊陣。諸將竊議曰。軍其殲於此乎。璘曰。古之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過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房瑄知車戰之利。可用於平原曠野之間。而不得車戰之法。其敗固宜。敵騎長於奔衝。不爾。無有能抗之者。

甲午。上曰。省刑罰。薄稅斂。王道之本。國步方艱。未能弭去。斯民稅斂。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實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覺察州縣。提刑失職。令御史臺彈奏。務要訟平。刑清。以副朕意。

九月 按是月丙申朔 丁酉 太常博士王普爲尙書都官員外郎。

己亥 秉義郎韋誼爲武德郎閣門宣贊舍人 誼 淵少子也。

辛丑 宿州觀察使知閣門事鄭藻以解帶恩陞瀛海軍承宣使。

癸卯 命軍器少監鮑瑠往鄂州根括宣撫司錢物。先是湖北轉運判官汪敘詹以書白秦檜言岳飛頃於鄂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貲自飛罷未有所付乞令副都統制張憲主之庶杜欺蔽前二日詔都統制王貴與憲同掌上謂檜聞飛軍中有錢二十萬緡昨遣人問之飛對所有之數蓋十之九人言固不安也今遣瑠往縱不能盡若得其半亦不少矣又歲計所入供軍之餘小約亦數百萬緡比之頭會箕斂不知幾多民力何以辦此檜曰軍興以來閒有取於民者皆非得已今無橫賦而上朝夕軫念益務稍廣儲蓄以備緩急不待取於民而自足耳敘詹婺源人也。熊克小麻時有上殿宣鮑瑠頗疏通上因命瑠往軍前根括錢物歲入幾何諸路月轄

贍本軍有名無實而斂於民者幾何當議者之按瑠紹興九年十二月除軍器監丞去年四月遷少監克謂之上殿宜蓋不審也考之日麻瑠是行專爲根括岳飛軍中見在錢物詳見十二年三月庚戌

是日鄂州前軍副都統

制王俊詣都統制王貴告副都統張憲謀據襄陽爲變先是朝廷命諸將更朝行在憲懼不得還乃妄言金人侵犯上流冀朝廷還岳飛復掌兵而已爲之副會憲詣樞密行府白事俊具所謀告之以統制官傳選爲證貴卽日以聞張俊在行府聞之遂收憲屬吏俊東平人初爲雄威率後從范瓊爲右軍統制者是

也。王俊首狀全文見今年十二年癸巳注。此不列出。趙牲之遺史云。張憲以軍前統制爲提舉一行事務。得岳飛之子雲書。遂欲劫諸軍爲辭。且曰。率諸軍徑赴行在。乞岳少保復統軍。或曰。不若渡江往交西朝廷。必遣岳少保來撫諭。得岳少保復統軍。則無事。語漸漏。露百姓皆晝夜不安。官司亦無所措置。惟憂懼而已。都統制王貴赴鎮江府。詣樞密行府稟議。方回到鄂州。前軍副統制王俊以其事告之。貴大驚。請統制入謁貴。貴遂就執憲。送於行府。張俊令就行府取劾。獄成。送大理寺。俊濟南人。范瓊領兵在京東。俊爲劄子。比所云。差不同。按俊首狀。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樞密行府。則憲此時固不在鄂州。牲之小誤也。王明清揮塵後錄云。榮茂世寔爲湖北漕直司。鄂州有都統司。統制官王俊。以其舊主帥岳飛不軌。狀詣茂。世陳首。茂世云。我職掌漕計。他無所預。卻之後。遂從總領汪叔詹。陳其事。汪卽日上聞。秦檜得之。藉以興羅織之獄。殺岳飛父子。知茂世不受理。深怨之。而高宗於茂世有霸府之舊。秦檜如害而不從。秦死。榮竟登從班。汪計岳之後。獄方竟。而祖豈非命歟。按叔詹此時與寔同爲湖北漕。或是新除總領林大聲未到。而曾權也。姑附此。當考。

甲辰。詔宗室總麻親任環衛官。身亡者。賜錢三百千。袒免減三之一。自軍興財匱。宗室近臣吉凶。賜予皆罷之。及是。皇叔祖佑。監門衛大將軍。利州刺史。仲蚤卒。至無以斂判。太宗正事齊安郡王士儻。請於朝。故有是旨。

戊申。泗州言。奉使官工部侍郎莫將。知閣門事韓恕歸至本州。上諭大臣曰。此殆上天悔禍。敵有休兵之意爾。朕料所以至此者有二。今春烏珠提兵南來。謂我可陵。而淮西濠梁之敗。有所懲創。一也。始謂將帥各自爲家。莫相統一。今聞盡歸朝廷。綱紀旣立。軍政必修。望風畏懼。二也。朕每欲與講。而非憚之也。重念祖宗有天下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尋干戈。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所願天心矜惻。消弭用兵之禍耳。秦檜曰。每恨敵情難保。未能仰副陛下憫亂之意。先是將恕至涿州。爲金人所執。至是都元帥越國王宗弼將與本朝議和。故縱之歸報焉。旣而宗弼引兵犯泗州。破之。淮南大震。右護軍都統制吳璘

引兵至秦州城下。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夜引兵入隴州界。徑趨吳山。與金人對壘。是日。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始聞起復之命。遂解官持喪。惟軍事權行與決。令簽廳行遣。奏乞遣官交割宣撫司職事。不許。己酉。祕書省著作佐郎鄧名世罷。以言者論名世初本無官。緣諂事劉大中。遂力薦之於朝。自入館以來。蔑視同列。竊議時政故也。

庚戌。御史中丞何鑄言。直祕閣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喻汝礪。輕銳狂妄。爲門僧報怨。興起大獄。旁及無辜。甚衆。詔罷之。先是。廣安僧慧變淫穢不法。汝礪治其罪。士大夫多爲之請。不聽。卒杖而黥之。且劾守臣滕禱於朝。不報。鑄又以爲言。汝礪遂罷。汝礪爲漕時。本路當運米三十八萬石。至利州。舊例。都漕司昇以水脚錢四十八萬緡。而不時與。汝礪遺宣撫副使胡世將書。言事有四難。米價增長。糴之難。脚直空乏。請之難。舟子凋零。雇之難。江流乾淤。運之難。先是。宣撫司取對糴米於四川民戶。而潼遂果合諸郡。絕少稻田。自軍興。聽輸以粟。至是。都漕司責令輸粳。其已津運者。皆卻還之。汝礪力爭。言其不便者五。東川鹽虜行於劍外。近歲階。成鹽通入利路。而客販始衰。都漕司又置通貨場於興元府及閬州。凡商人以鹽至二郡者。皆拘入之。必盡鬻於官。乃賞其直。商人不能伺。則每百斤。令其輸通貨錢三引。或二引。然後聽其他之貨。日以壅。汝礪爲世將言。四川一家。潼利一民。本路歲發折估錢五百五十萬緡。以階。成鹽稅及通貨所取言之。算計見效。恐未足以當本路鹽。并折估之直。著通而一之。取其大而略其小可也。又言。鹽鹺榷酤。

之利。此二物者。今日四川之司命。知所以張之。而不知所以弛之。知所以用其利。而不知所以救其弊。誅求不已。無以為持久之策矣。此並據汝礪文集修入。詳著之以見四川財穀事宜。司之從違當考。閣門宣贊舍人知濠州王萃罷。以樞密使張俊

言萃並無措畫故也。閣門宣贊舍人寇宏知濠州。

辛亥。吳璘急攻秦州。拔之。守將武誼。將官邵子。成紀知縣蒞諫等皆降。吳璘復秦州。日麻不載。而熊克繫之。去年九月。實甚誤也。以王曠所撰吳璘神道碑。趙銜

之遺史。費士殘蜀。日用兵錄考之。皆在此年。克已於去年九月書之。而今年八月末。又書秦。儼二州。蓋重疊差誤耳。

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歐陽懋卒於衢州。

癸丑。詔歸朝官選人嘗以賞循轉者。並十五考改京官。事初見紹興五年十一月。

甲寅。以皇太后生辰。預即宮中。啓建祝聖壽道場。自是為例。工部侍郎莫將等還至近郊。上曰。將等來。敵意未可知。但敕諸軍嚴為之備。彼若議和。何傷於好。如懷奸詐。初無失策。昨張俊奏事。嘗與議及此。俊亦深曉。云。兵交。使在其間。和與戰。自不相妨也。是日。建康府火。燔公私室廬甚衆。

乙卯。詔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劉光遠令赴行在。奏事。仰秀州守臣方滋不移時刻津遣。須管來晚到行在。時金國都元帥越國王宗弼以書來。金國書。日麻不載。紹興講和錄有之。今附於此。或謂金書夸大。不當具載。臣謂此猶匈奴單于遺漢文姬書之比。無足隱者。當稍刪削而具存之。以見一時議論之實。紹



興講和錄。金國都元帥上皇朝書。皇統元年九月日。皇叔尙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尙書省致書云云。去歲使至。遠沐書翰。泉認勤意。爾後袞袞。頗疏嗣音。即日動靜之閒。茂惟神介。休祉爰念。日者國家推不世之恩。與滅纘絕。全昇濁河之外。使專撫治。本期偃息。兵民永圖康乂。豈謂畫封之治。情不由衷。其餘詳悉條目。朝廷已嘗敦諭藍公佐輩。厥後莫將之來。輒申慢辭。背我大施。尋奉聖訓。盡復賜土。謂宜自省。乃復搖蕩邊鄙。致稽來使。久之未發。而比閒至於分道不逞之徒。冒越河海。剽攘郡邑。考之載籍。蓋亦未有執迷至於此者。今茲將天威。問罪江表。已會諸道大軍。水陸並進。師行之期。近在朝夕。義當先事以告。因遣莫將等回。維然慮而善圖之餘。冀以時善衛生理。專奉書披達不宣。此書削去四十八字。朝議遣光遠往聘。而光遠方以賊

罪爲監司所按。故趣召之。翌日光遠至。行在上。面諭以前罪一切不問。遂以爲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而左武大夫吉州刺史曹勛亦遷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令與光遠偕行。

丙辰。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及金國統軍罕札戰於鄰家灣。敗之。初罕札與希卜蘇合軍劉家圈罕札善戰。希卜蘇善謀。二人皆老於兵者。狃其常勝。且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膺家城。進退有守。謂我軍必不敢輕犯。璘揣知其情。先一日召諸將問何以必勝。統制官姚仲曰。戰於原上則勝。璘以爲然。諸將議不同。璘曰。諸將所以不同。憚辭勞苦。不欲攻原上耳。若金人乘勢而下。我兵敗矣。卒如仲議。璘既相視其地。乃遣人告敵曰。明日請戰。敵聞之皆笑。愈益不疑。夜半璘遣仲與鄭延經略使兼知成州王彥率所部銜枚直進。渡河陟峻嶺。截坡上。出其不意。約與敵對欄。然後發火。又遣將張士廉等取閒道以兵控膺家城。戒曰。敵根本在彼。若敗必趨入城。汝等截門勿縱一騎入。二將所部軍行寂無人聲。又大陰霧。既上嶺。列欄乃發火。敵大驚駭。倉卒備戰。我軍已畢列。游騎有聞敵帥以馬槓敲鞞者曰。吾事敗矣。我軍氣益振。璘策